

浪漫經典系列

黑夜騎士

珊黛·德琵◎原著
張小容◎譯



文藝出版社

Nightrider
by Sandra Dubay

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

浪漫經典系列

黑 夜 騎 士

珊黛・德琵 原著

張小容 譯

3 館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冀) 新登字 003 号

浪漫经典系列

黑夜骑士

Nightrider

原 著：珊黛·德琵

Sandra Dubay

译 者：张小容

责任编辑：刘英民

美术编辑：李文侠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地 址：石家庄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

版权代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8.875 印张 183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80 元

ISBN7-80505-989-6/I·879

16666

序幕一

潘丽丝小姐沿着白玉宫的石柱走廊往国王寝宫而去。一名侍从方才来到她的门边，通知她说国王要她立刻前去觐见。

她脸上带着笑容，穿过人声纷乱、人影杂沓的石柱走廊。这条石柱走廊占地极广，是宫殿的主动脉，而熙来攘往的人群是走廊中流动的血液。丽丝喜欢住在宫中。打从她父亲——查理二世忠诚信赖的朋友巴索子爵去世之后，国王就成为她的监护人，也特准她住在宫里原属她父亲的套房中。

两位发上饰有缎带、容貌秀美的荣誉侍女匆匆经过她身边往王后寝宫而去，她钦羡地目送着。她真希望自己也能当荣誉侍女，梦想有一天也能被指派这个只有贵族家的夫人或小姐才可担任的职务。但她明白目前没有空缺，所以她知道国王突然召见一定是只为一件事：国王已替她找了新的监护

人。

她知道买卖监护权是常有的事。最高标的人就可以得到控制她命运的权利，并监管她的产业及财富，同时得以安排她的婚事。在此过程当中，监护人可赚取不少油水。他可用被监护人的钱去做各种投资，再由他本人坐收成果。他可以用买得监护权的同样方式卖掉她——把漂亮的女继承人拿去拍卖，看看哪位准新郎愿出最高价，买下这位有土地的富有妻子。

丽丝原本希望国王会保留这个监护权，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又以在貌美女孩面前容易心软而闻名。她知道若是他替她选了个丈夫而她又不喜欢那个人时，也只需哭哭啼啼地哀求，国王就会让步，改而挑选别人。

这个初冬的午后她接到国王的召见令时，她就知道她的希望全部泡汤了。她很规矩地走进国王寝宫，向她的监护人行行了个屈膝礼。她身上的暗黑绸缎裙裾只有小小的金色花边来加添些许生气，在行走时窸窣作响。

“来吧，孩子，”国王伸出细长手指上戴满戒指的手说道。“你今天很漂亮。”

“多谢王上。”她应着，走到他指定的椅子那边坐下，这椅子就在王座旁边。

“朕要你见一个人，启文！”

国王的寝宫侍臣魏启文打开门，示意一位绅士走进来，这才向国王鞠个躬，随即悄无声息地退下去。国王就是看中他的手脚利落。

走进来的那位绅士向国王深深一鞠躬。他是个中等身材、

两颊凹陷的瘦削男子，额头上的发线早已退至头顶，所剩无几的浅棕色、撒了粉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戴着一顶平淡无奇的假发。

“何柏西爵士，”国王说。“这位是潘丽丝小姐，已故巴索子爵之女，他是朕的好友及信任的谏臣。丽丝，以后柏西爵士就是你的监护人了。”

丽丝疑惧地打了个寒噤。柏西爵士的脸正是严厉古板的写照。他的服装虽然是由上好而昂贵的质料裁制，却是十分平淡，没有时下绅士喜欢点缀的穗子、蝴蝶结及花边。她从他那双小眼睛扫视她全身的方式，可以得知他不赞成她穿这种衣裳，因为那条亮丽的金色缀边逐去了黑衣带来的些许肃穆气氛。

她起身向他行一个深深的屈膝礼。“爵士。”她轻声说。

“丽丝小姐。”他以最浅的鞠躬来回礼。“你正在守丧，不是吗？”

丽丝冷着脸扯扯袖子上的金色缀边。“是的，爵士。”她坦承。“可是——”

“得了，柏西爵士。”国王同情丽丝，插嘴说道。“她这么年轻，亲爱的，你几岁？十八岁，是不是？她这么可爱，太可爱了，穿成无味的乌鸦未免太可惜了。”

“王上，这是缺乏尊重的表现。”柏西爵士大胆地开口反驳。

“就算是吧。”国王又说。“丽丝，朕要你今天晚上穿亮眼美丽的衣服来参加化装舞会，就只有今天晚上可以这么穿。”他见她欣喜的笑容，笑意便从他的唇边漾到那对黑眼睛中。

“你太年轻可爱，不该就这么穿着黑衣，远离欢愉和人群一整年。朕要你今天晚上来跳舞欢笑，这是命令。”

丽丝的脸因开心而泛红，轻快地朝他行了个礼。“是的，王上。”

“亲爱的，你可以走了，现在我想跟柏西爵士谈谈。”

“多谢王上。”丽丝很急切地说。她把手指搁在国王伸出来的那只手上面，发现自己被拉上前去亲国王的脸颊。

然后她便走了出去，匆匆回到自己卧房去试穿她早就为舞会而特别裁制的衣裳。她早就知道国王不会反对，他所谓的“命令”只是给柏西爵士台阶下而已。如今有了国王的特准，她的新监护人就不能禁止她穿这件可爱的翡翠和金色的衣裳，以及缀有珠宝的同色面具了。金色和绿色的羽毛会点缀她金红色的头发，她就会成为舞会之花。她相信既然何柏西爵士是她的监护人，以后就不再有这种夜晚了。

几个时辰之后，她注视侍女在她发间绑上绿色的蝴蝶结，心中掺杂着期待与疑惧。期待是因为这一夜将有一场盛会，穿戴珠宝的美貌仕女和华服盛装的绅士会使舞会现场熠熠生辉。每个人都会戴上面具，到午夜才拿下来。在此之前，女孩爱跟谁跳就跟谁跳，让特别放肆的男士偷偷吻一下或是搂一下，也不必担心他第二天早上会看轻她。

她的疑惧则是由于较深层的因素。她知道今夜她还能受到国王的呵护，但如今柏西爵士已成为她的监护人，她一眼便看出他是不能忍受胡言乱语的。他不会像国王那么仁慈宽大，一旦她在他的掌握当中，她相信她将被禁止参加舞会、穿戴漂亮的衣裳和闪亮的珠宝，直到她守丧一年期满。她想屈

时他会替她挑选一个丈夫，她便会从他的掌握落入另一个陌生人的手中。

因此，只有今夜，正如国王所说的，她要欢笑舞蹈，还要——她想到这里时打了个寒噤——亲吻某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在她被迫屈从于何柏西爵士铁腕作风的时刻之前。就在今夜，她要把见到新监护人后所产生的惊惧抛诸脑后。

她兀自微笑着戴上面具，这时她的侍女则在裹住她金红秀发的金色发网上别好蝴蝶结。丽丝向侍女眨眨眼，便走出房间，沿着拥挤的走廊朝王后的接待厅走去，舞会就要在那儿举行。

虽然回廊很宽，却是挤满了朝臣仕女，另外还有看热闹的人，专程前来看贵族欢乐的炫目景观。浓郁芳甜的香水味和多日未洗澡的体臭味竞争，丝绸和粗布相互摩擦，耳际、手臂、酥胸及颈项上闪烁的珠宝反映在一双双贪婪的眼眸中。

接待厅灯火通明，有如白昼，还闪耀有五光十色，因为仕女名绅都身穿闪亮的丝绸，缀有七彩的蝴蝶结和花边。

她只认得出几个人。她当然认得出国王，因为他比任何人都高大，黑发凌乱，声如洪钟，戴上面具也瞒不了别人。王后的娇小与丈夫恰成反比，橄榄色的肤色和一般英国女人的粉红带金大不相同。她身穿一袭豆沙色和银色礼服，看起来的确是很漂亮，但是时下并不流行钦羨这位“小小的葡萄牙人”，所以没有人费事去跟她说她美得出奇，连她深深爱慕着的不忠丈夫亦不屑提起。

国王的第一情妇也是很轻易便可从人群中辨识出来的。緬因堡伯爵夫人莫黛拉是个贪婪风骚、人尽可夫的女子，也

是全英国美得最令人屏息的女人，没有面具及服装可以遮掩她那份突出的美。

丽丝在门前停步，痴迷地瞧着眼前的景象。王上准她今天前来，上帝要保佑他！她很热切地想。如果她得幽禁在窗帘低垂的房间内好几个月，至少还有今夜可供回忆。

这是如此不必要，她心想，仿佛她闭居暗室就意味着她会更加哀悼父亲似的。她认为守孝应是心中为之，而不是靠外在礼教束缚的。

她坚信在她母亲去世后就一直钟爱她、宠溺她的父亲，在天之灵一定希望她能开开心心地欢笑和跳舞玩乐。她正要如此来蓄意报复！她投入人群中时暗暗下此决心。

一名高瘦的金发男子，身穿紫蓝色丝质服装，在舞会开始没多久就被丽丝吸引住了。他灌她喝下一杯又一杯的酒，很大胆地奉承她，与她共舞，逗着她玩，到最后她不由自主地咯咯娇笑起来。

他想解开她面具的蝴蝶结，她连忙把他的手推开。“不，不可以！”她斥责他，语调却像在娇笑，这一半是由于她感到很好玩，一半则是因为今夜喝了不少酒。

“可是已经快午夜了。”他抗议道。他那双浅蓝眸子透过紫色丝绒面具的眼孔在欣赏她，金色的头发垂在肩上，形成自然卷的波浪。“美人儿，让我看看你的脸。”他哄她。

“你怎么知道我是美人？”丽丝反驳道。“你又看不见我的脸。”

“我从你那弧线完美的红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嘴唇轻拂着她的耳根。“我好想亲一下！”

“你由女人的嘴形来判断她的美丑？”丽丝问。

“以及那双美丽的眸子绽放的光芒。”他耳语着。“我想看它欲火熊熊的模样！”

“那么你是用嘴唇和眼睛来评判女人喽？”丽丝逼问道。

“还有她的身体。”他的指尖有意无意地轻拂过蕾丝领口上方的雪白酥胸。“你好纤巧，我真希望能拥抱你、爱抚你，成为你的情人。”

丽丝掌心冒汗的手抓紧扇子。她大约已猜到这个大胆的年轻人身分，他是近日方才继承爵位的年少子爵。他忙着在宫廷里的群芳中采蜜，听说缅因堡伯爵夫人也跟他有一手。他是个自负、自我中心的人，却是英挺得出奇。丽丝常常看到他在东追一个西追一个仕女。他跟她少女幻想中那个大胆魁梧有技巧的陌生人大异其趣，不过他是以只追白玉宫最美的女子闻名，被他看中好像也是一种胜利。

“先生，你太放肆了。”她将目光避开。

“我还可以更放肆。”他说着，一只手便很自然地摸至她的腰际。

“大家都在看了。”她对他说，她注意到好几个女子已向她投来嫉妒的目光，她们显然也已看出这位金发男子的身分了。

“跟我来吧，甜心。”他哄她。“这么多人……我们怎么能彼此更了解呢？”

“我不该这么做。”丽丝迟疑着，心跳得好快。“时候已近午夜——卸下面具的时刻。”

“我们可以自行卸下面具，来吧！”

丽丝有点心动。她知道自己不可以这么做，因为这个人是一流的采花蜂，可是……她看到大厅另一头的柏西爵士，他身上穿着严肃的灰色，正以全然厌恶的神情扫视全场。她知道她将会有好几个月不能有这样的夜晚，也许甚至要等到她的监护人替她安排好婚事之后。届时她就会属于某个板着脸、清教徒般的老头，他绝不会允许年轻漂亮的妻子常来查理二世恣意放荡的宫廷了。

“我……我……”丽丝有点昏沉沉的。大厅中的窒热、一杯接一杯的酒，加上她蠢蠢欲动的心思，在在都使她脑中一片混沌不明。

“来吧！”年轻的子爵哄骗着，硬拉她朝门口走去。

丽丝在反抗及好奇交织的心理下跟他走出去。他们穿过石柱走廊，走到一扇门前，子爵轻轻一触，门便打了开来，门里头是一间高雅的小客厅。丽丝不知这是否为子爵的房间，可是她没多问。他把她拉到一张金红色绸制软椅那边一起坐下。

子爵伸手想摘下她的面具，她避了开去。

“不要，”她低声说。“最好不要破坏幻想。”

子爵见身着翡翠配金色衣裳的美人就在眼前，觉得只要能碰触她，几乎什么事都能答应。他意识到她的纯真，心弦不由得一动。他想去抚摸她细致柔软的肌肤，想用胳膊搂住那丰润可人的胴体，想用唇去亲吻她微微嘟起的红唇。

“就听你的。”他柔声应着，双手滑到她的柳腰，拖着她一同倒在弧形软椅上。

丽丝融进他的怀中。她从未有过这种亲热的经验。噢，是曾经有人在她的嘴上偷偷亲一下，或是在暗处挑逗地接吻，却

一点也不像子爵的唇这般灼热需索而侵略。

他吻着她的唇、她的喉头，缓慢而醉人地往下吻到她的领口边缘。丽丝喘口气，红唇开启，任他用嘴唇、舌尖及双手爱抚她。然而当他动手撩起她的裙子，一只手摸索而上时，她开始惊慌了。

“不！”她喊道。“放开我！”

“不要害怕，甜心。”子爵沙哑着声音说道。

“不！”酒精造成的迷雾散开了，她这才清晰看出她把自己弄进了何等的险境。“不，求求你，我要走了！”

“会的。”他这么告诉她，他的一双蓝眼睛闪耀着愤怒和欲望。“不过我得先让你明白你的恐惧毫无理由。你会喜欢的，甜心，所有的女人都这样，她们只是假装不喜欢而已。”

“我要尖叫了！”她一边挣扎一边威胁道。

“叫吧，”他催促她。“舞会里人声嘈杂，你以为会有人听到你的声音吗？就算他们听到了，也会以为你尖叫是因为——”

“放下你的手，你这无赖！”一个深沉忿怒的声音吼道。

丽丝和子爵跳了起来。何柏西爵士的一双小眼睛燃烧着怒火，指着门口。“你回房去！马上！”

丽丝连忙溜了出去。

“喂，先生，”子爵抗议道。“这不关你的事嘛！”

“我是那位小姐的监护人，先生。”柏西爵士告诉他。“她是王上特别宠爱的人，你要是被控强奸她，就要倒大楣了！”

子爵咽口气。王上！他知道国王怀疑他跟缇因堡伯爵夫人有一手。要是他再被控调戏极受王上宠爱的少女，一定会

被逐出宫廷，届时他就得面对累累债务，因为他的债主就是看他在宫中的显赫地位才不敢逼债的。

“我道歉，先生。”他连忙说道。“我并无恶意，小姐是自愿进来的。”

“虽然我很不愿意相信你的话，”柏西爵士答道。“但你说的却可能是真的。所以呢，晚安吧，我想王上不需要知道这件事。”

“多谢爵士。”子爵说道。柏西爵士走出去后，子爵才松了口气。

柏西爵士一走进丽丝的起居室，丽丝便冲上前去。

“爵士，你真过分！”她眼中闪着危险的光芒。“居然敢偷偷监视我！”

“我过分？”柏西爵士凹陷的两颊气得通红。“小姐，我是你的监护人，责任之一就是监督你的举止像淑女，而不是个娼妓！”

“娼妓！”丽丝吸口气，一股怒血真冲脑门。

“否则你要怎么称呼？单独跟一名男士在他的房里，而且躺在一块儿？”

“是他强迫我的！”丽丝辩解道。

“不过你却是自愿跟他去的，你能否认吗？”

丽丝避开目光。“是的，我是不能否认，可是……”

“你以为他想要什么？你想他为什么把你带到他的房间？你当然不可能这么笨！”

“我才不笨！”丽丝吼道。

“我可不那么肯定。”柏西爵士冷静得令人发火。“一开始

我就怀疑你拥有了太多自由，不过一切到此为止。明天一早你的东西会被搬到令尊在伦敦的寓所。你得待在那儿，接受我的监视，直到我安排好把你送到乡下。”

“乡下！”丽丝愣住了。她跟许多喜爱伦敦及宫廷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人一样，一点也不喜欢在某个破败的乡下小屋度过漫长寂寥的冬季。“你不可以这样！”

“我向你保证我可以的。把你的钥匙给我。”

“我的钥匙？”丽丝问。“爵士，你不会是想要——”

“你的钥匙！”柏西爵士咆哮一声。“马上！”

丽丝颤抖着手，把宫廷内她的房间钥匙递给他。“求求你，爵士，”她央求道。“不要这样做！”

“小姐，我并不信任你。”他很坦白地对她说。“要是你会自动到男人房里去，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带男人到你房里来？”

“这不公平！”她叫喊道。“以前都没出过那种事。在今晚之前，我从未……”

“这是你的片面之词，”她的监护人很粗率地说。“而我对你的话可没有多少信心。要是你不留意你的名声，那么我来留意，这是我身为监护人的责任。”

他伸出手来，丽丝把钥匙放到他的手心。柏西爵士转身而去，把门锁上。她既羞又怒地目送着。如今她成为自己房间里的囚犯，而她恐怕只要柏西爵士一天当她的监护人，她就一天没有自由。

序幕二

老人命在旦夕。他所居住的石壁草顶小屋跟当年拥有的塔楼城堡有天渊之别。他即将在里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这座家徒四壁的小屋，可以很轻易地塞入当年他邀宴贵族、主持公义、尊崇远祖的厅堂一角。他身下的粗木床和身上盖着的破棉被也跟过去的雕花床及金线绣上家族纹章的丝绒床单截然不同。

但是这老人那双混浊的蓝色老眼在看到唯一的儿子兼继承人的脸孔时，却仍跟以往一样，充满了爱……以及悔恨。

他朝他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他的儿子牢牢握住，这只手才停止颤抖。“原谅我。”他的声音在发颤，低得几乎听不见。

“父亲……”他的儿子叹口气，宽阔的肩膀及风吹日晒的

一张脸跟父亲脆弱老骨头上覆着的羊皮纸似的肌肤形成明显对比。“好好休息，不要说话。”

这位老人，卫德男爵，略略摇摇头。他伸出另一只手，另一个老人，也是男爵的忠仆，便从暗处快步上前来，走到床边，手上端着一只凹陷的金属杯。

老仆人轻轻扶起主人，倒一些冷水进主人的嘴里。男爵抬手示意他停止，他便扶男爵躺回床上休息。

“克里，”男爵喘着气，又把注意力转回儿子身上。“这些年我真是错了。我只看到宫廷的腐败——王后跟她的教士及亲信，王上又软弱，任自己受到那些拍马屁及无赖人士的影响，那些人穿着华美，举止有礼，事实上却无恶不作……”

“父亲，求求你，”他的儿子央求道。“不必说这些话了。”

老人并没有听到他的话，他迷失在自己的疑惧及悔恨当中。“那时我以为，”他继续说道。“英国已经受够了君权神授及父死子继，因此傻瓜当王的毒害。”

“父亲，现在不必说这些话了。”克里见父亲的眼神渐渐涣散，急急说道。

“一定要说！一定要说！”他父亲泪盈盈地一再说道。“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他合上双眼，虚弱的手紧紧抓着床单。

“我以为克伦威尔是个好人、勇敢的人、正直的人。我以为他能建立国家的秩序，灌输人民畏惧上帝的观念，使饱受贵族压榨的人能过比较好的生活，我并不知道……”

他忆起克伦威尔的圆颅士兵褻渎美丽的古老教堂，加以摧毁，还宣称这些教堂是崇拜偶像的庙宇。他们肆虐乡镇，焚

毁数百年的古老庄园，烧杀掳掠，然后……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他忆起查理一世被处决，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后，清教徒镇压者就横行英国。

“旁门左道。”他轻声说。“善良的男女被控施行巫术，被活活烧死。上帝啊！”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他的儿子提醒他，想将他从恐怖的记忆中拉回来。

“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意杀害国王。”他再度看到查理一世并不高壮但勇敢的身形步出拜克丁宫的窗子到断头台上，那儿已有执刑者等待行刑。

“我以为他们会放逐他，也许是去法国，毕竟他的王后原是法国的公主……”

“父亲，求求你！求求你！”克里见父亲饱受煎熬，便哀求他道。

但他父亲仍兀自说下去，迷失在回忆及愧疚感当中。“等克伦威尔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为护国主，英国显然已受够了清教徒主义，渴望原有的生活、欢笑、狂宴……以及宫廷。威尔斯王子——当今的查理二世——自放逐生涯中被找回时，我很高兴，却没想到在这么多年后，他还要报复当年没有支持他父亲的人。”

克里记得国王敕令来到那一天。他的父亲奉召前往伦敦去答辩何以当年“背叛”先王，支持先王的敌人。他的财物、土地被充公，放逐出去自行谋生。过惯了祖宅“佳山堡”奢侈生活的父亲，小小的茅草屋宛如牢狱。